**《野草在歌唱》中的空间叙述**

**与身份构建危机**

**Space Narrative and Identity Building Crisis in**

 ***The Grass is Singing***

**xxx xx级xxx系xxx方向 120xxxxxx**

**摘 要**

英国作家多莉丝·莱辛在《野草在歌唱》中塑造了不同意义的空间，并且围绕它们展开对殖民与性别的探讨。城市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空间，在城市里，玛丽尝试独立自主地生活，却因为缺乏自我认识，盲目追求他人认同而仓促结婚，结果不仅远离了城市女性的身份，还因为错误的婚姻葬送了一生的幸福；特纳夫妇婚后生活的农场是一个男性化的空间，迪克缺乏男性领导管理气质，却执意要在农场中构建成功农场主的形象，最终因缺乏能力而一辈子穷困；相反，玛丽的管理才能在农场这一男性化空间中得以凸显，但她却刻意退居丈夫身后，最终沦为性别刻板印象的受害者；房子与店铺是室内空间，在这两个空间中，玛丽分别从黑人女人和黑人劳工摩西身上看到自己被压抑的性欲，而在房子中，更是从摩西的眼神中意识到黑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导致其作为女性的个体身份与作为白人的殖民身份发生冲突，加速了她的崩溃。本文将小说的空间叙述作为切入点，分析小说中不同空间的意义以及小说人物在不同空间中的身份构建危机。

**关键词：**《野草在歌唱》空间叙述 身份构建

《野草在歌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作，作品由一桩谋杀案的报道开头，讲述了南非白人女性玛丽·特纳孤独迷失的一生和被黑人劳工摩西谋杀致死的结局。这部小说的情节以玛丽的一生为线索，按时间顺序推进，但随着她一生的脚步，文本的空间叙事策略也由此得以展开。小说中的不同空间不仅是人物进行日常生活实践的表义空间，更是他们尝试建构身份的领域，每一个空间有特定的属性和意义，在不同的空间中，人物的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发生矛盾碰撞，从而使他们的身份构建产生危机。

莱辛在后来的作品中对女性反抗意识的细致描写，以及她塑造的女性成功叛变的角色，使得外界常常给她贴上“女性主义者”的标签，而对其作品的女性主义视角研究也是目前莱辛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块（卢婧，2008）。但是在《野草在歌唱》中，莱辛并没有将叙述焦点局限在女性的受害者形象上，而是以更深切的人文关怀，揭示了社会刻板的性别印象对两性的压迫。此外，小说的地理背景设置为种族隔离期间的南非大地，这一制度化的种族歧视使得南非的生活环境在无形中被分割，不同肤色人种之间有着默契的生存规则。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让我们看到了这一表面上约定俗成的稳定制度背后每个群体中边缘人物的困境与挣扎，揭示了殖民环境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这部交织着性别与殖民的复杂主题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小说中人物试图对自我身份进行建构的努力，以及这种尝试最终带来的毁灭性失败。

**一、城市：个人性格与社会性别的冲突**

玛丽出生于南非一个贫困农家，酗酒的父亲和哭哭啼啼的母亲以及家庭里无休止的争吵让玛丽的童年备受折磨，十六岁时，她在城里找了一份秘书的工作，由此开启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城市生活，直到三十岁，由于难以忍受他人对她不婚的流言蜚语，她选择与白人农民迪克结婚并搬至农场生活。

城市这一空间对玛丽来说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空间，城市女人的身份也是适合她扮演的角色，因为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在城市里，互不了解的人相互来往（克朗，2000），而玛丽的童年经历则使她讨厌与人亲近，因此她很懂得在与人交往中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想到跟人家亲近，酬酢往返，她就觉得讨厌，甚至觉得厌恶”（32）。从表面来看，玛丽是个十分独立的女性，她位至老板的私人秘书，收入可观，“遇到任何场合，都是又聪明又冷静，应付裕如”（34）。在她居住的女子俱乐部里，“大家都来向她倾诉心里的烦恼”（32）。她男女朋友众多，“镇上一半的人都是她的朋友”（33）；但是，这种独立只是片面的，玛丽的心智与其表面呈现出来的自主的女性形象并不匹配，正如莱辛在采访中说过，她所塑造的玛丽是一个无知的玛丽，对生活对性都一无所知（Lessing, 1986:333）。由于她的无知，她没能意识到自己与社会传统规定的女性角色格格不入。

童年的经历对玛丽的婚姻观有着很大的影响，“玛丽每逢想起“家”，就会想起那所鸽子笼似的木头小屋……一想起结婚，就记起父亲生前回家来那种醉得眼睛通通红的模样；一想起孩子，就记起哥哥姐姐死了时，母亲那副哭丧着脸的样子”（35）。因此，婚姻在她心中并不是神圣美好的殿堂，而恰恰是其反面。但是玛丽对这种感受缺乏深层次的理解，她不知道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她只想成为城市中的一员，所以仓促决定结婚。这一方面是为了逃避他人的闲言碎语，另一方面也是她追求这城市身份定位所做出的尝试，“……说到底，她也是个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的人，而她自己却从来没有想到过“社会”这一抽象的概念；如果她的朋友认为她应该结婚，那自然就不能不把它当一回事了”（38）。玛丽对自我认识的失败导致她盲目追求认可，一头扎进一段错误的婚姻。她的真实感受与社会传统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她悲剧人生的重要原因；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可是在她所处的社会中，“所有的女人，迟早都会意识到一种微妙而强大的压力——结婚”（36）。如果玛丽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她便能够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对于她的不自知，莱辛笔触冷峻地评价道：“这个女人已经三十多岁了，受过很‘好’的正规教育，享受着文明而舒适的生活，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也有了足够的认识（只是她什么书刊都不读，只读些坏小说），可惜毫无自知之明，因此听到几个唠叨的女人说她应该结婚，她就心神不安起来”（40）。

城市这一空间对玛丽和她丈夫迪克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迪克讨厌城市，“看到这里的店铺中摆满了时髦女人穿用的时髦服装和奢侈的进口食品，这使他感到不安和难受，简直是要了他的命……他只有待在农场上才感到舒适”（41）；而玛丽从心理层面上来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城市抱有一种认同感。就算在生存空间从城市转到农村之后，她的心理空间并没有得到适时的转换，正如有评家论道：“空间的转换喻指身份的变化，但主体身份的意识转变往往与空间转换不同步，从而造成人物的身份焦虑和困惑”（王晓丹，2012），玛丽心理空间转换与地理空间转换之间的脱节，正是造成这样的后果。这也是玛丽生活中后面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在对婚后生活产生失望时，“她感到自己所演的角色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100），此处的身份即她内心认同的体面的城市女性的身份，而不是贫困的农妇，因此她也对“穿着农民衣服，双手沾着油垢的迪克”（100）深感不屑，夫妻二人对于空间归属感的意识差异让他们无法理解对方的感受，也无法真正融入对方的生活，这注定了他们的婚姻是一桩不幸的婚姻。

**二、农场：意识性别和生物性别的冲突**

与迪克结婚后，玛丽便立即搬离城市到农场生活，并在此度过她的余生，期间除了有一次试图逃离农场回到城市外，她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里，在小说中，莱辛花了大量笔墨描写农场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如何消磨玛丽的意志，一步步将她推往疯狂的边缘，以致于在生命的最后，“她心目中只有她自己的一个农场，甚至连农场都说不上——只有这所住宅，以及住宅内的一切东西”（201）。因此，农场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空间，它不仅是玛丽生活与劳作的地方，也是她对自我身份进行构建的空间。

以土地为承载的农场象征着白人男性的权力场域。文中的三位白人男性迪克、查理和托尼都是为了借助土地生财才到非洲去的。查理“到非洲来的唯一目的是赚钱”（6），青年托尼“选择南部非洲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是因为他的一个远房表亲前一年曾在这里做烟草生意赚了五千镑”（195），而查理则是由于无力缴交学费，一时冲动跑到农场“过起自食其力的生活”（144）。攫取土地是英国殖民者到南非的一大重要原因，不管是个人野蛮地占领还是政府有制度地分配，土地始终都掌握在欧洲殖民者的手中，而非洲的土著居民们则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沦为“东逛西荡的土人”（30），在殖民者的皮鞭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女性主义地理学认为，“空间是性别化的”，“空间不仅反映性别，也生产性别……在父权制社会性别二元对立模式下，空间被划分为公共的、生产的、支配性的男性空间和私人的、再生产的、附属性的女性空间”（李丹玲，2012）。在小说中，特纳家的农场是属于迪克的男性场域，但是迪克和玛丽一样，是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人，他没有经营农场的能力，却一心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农场主，结果他的经营模式让夫妇俩穷困潦倒，活得还不如黑人。迪克的无能是玛丽在农场上施展权力的前提。玛丽讨厌农场的烈日，更讨厌农场上土人的味道，但是当迪克生病在家，玛丽拿着皮鞭到农场上监督土人时，她对这份工作的感受则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她本来一直讨厌这种工作，可现在奇怪的是，这种讨厌的心情一点也没有了”（115）。“而且，她实际上还很喜欢这份工作。一想到自己当上了将近八十个黑人雇工的主子，她就有了新的信心；她可以任意指使他们，要他们怎样就怎样，这的确叫她舒心惬意”（116）。当黑人劳工们不满她苛刻的规定而纷纷辞职时，她便像她的父亲当年教训土著佣人一般对他们进行说教，事实上，此时的玛丽不自觉地扮演着她父亲的角色，即一个男性农场主的角色，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这让她的心中充溢着“得胜的感觉”（119）。

在农场经营方面，玛丽也展示出了迪克所缺乏的精确判断和经营分析能力。在迪克生病期间，玛丽分析了农场的账本，“一下子就看清了他们贫困的原因”（121）。她看出了迪克之所以失败，“并不是运气不好的问题，而完全是他缺乏能力”（121），他做事情总是半途而废，“从来没有利用整块地好好地种一样东西”（121）。在她向迪克说明她的分析结果时，迪克“心中混杂着钦佩、怨恨和自怜的感情，后来钦佩的心情终于暂时占了上风”（127）。他心里也认为玛丽是一个精明的女人，做事高效，她每个月光是照料小鸡和鸡蛋就能赚好几镑钱，而这项工作，她“每天只消花两个小时就够了……但要是换了别的女人，养了那么多鸡，一定会觉得吃不消”（127）。玛丽身为女性，在文本中这个男女空间区别明显的世界里，本应在房子这一室内空间施展自己的权利，但事实上，她施展权利的地方却都是户外空间，包括她以独立个体存在的城市和属于迪克的农田，这从侧面反映出了玛丽身上的男性气质。“一般说来,社会公认的男性气质是独立、主动、支配;而公认的女性气质则是依赖、被动、从属。”（李丹玲，2012）玛丽的精明能干反衬了迪克优柔寡断的阴柔气质，迪克的男性空间也成了她施展权力的地方。

玛丽在意识性别上比迪克更趋向于男性：她对待黑人劳工就像小说中的白人富人查理·斯莱特一样严苛，都挥着皮鞭来宣示自己的权威；她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农场生意失败的原因和对策；她做的打算包括将来的生活，而迪克的计划“总是只考虑到下一个季度为止”（130）。尽管如此，玛丽在生理上的女性性别却使她再次“选择了对性别气质刻板印象的遵从,并按照“符合”女性气质的“适宜”行为行动 ”（李丹玲，2012）。在给迪克说明了农场的情况后，她便置身事外，因为“她需要一个比自己坚强的男人，她要设法把迪克磨炼成这样的人”（132）。她一心想着让迪克展示出坚强的意志力，希望迪克能有真正的成就，如此她才能尊重他、爱上他，这是她对性别刻板印象的遵从。她在一个男性化的空间中施展了权力，但没能意识到自己的意识性别与生物性别的冲突；她选择了社会对女性的规定，退居在男性身后，主动抑制了自身才能的发挥，却又对无能的迪克感到灰心失望，导致她意志消沉，对生活甚至生存都丧失信心。

**三、店铺与房子：女性个体身份与白人殖民身份的冲突**

小说中的另外两处意义丰富的空间在室内：玛丽童年记忆中的店铺与丈夫迪克执意要开的店铺，以及她与黑人仆人摩西交往的自家的房子。这两处较城市与农场而言都更为浓缩的空间，展示了玛丽作为女性的个体身份与作为白人殖民者的殖民身份之间的冲突。

在《空间叙事研究》中，龙迪勇讨论了记忆的空间性。他指出，“早在古希腊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记忆的空间特性”（龙迪勇，2014:328），并由此发展出了影响深远的空间记忆法，即以空间为载体，“只需唤起某一特定地点的形象，即可回忆起与之对应的项目形象”（龙迪勇，2014:329）。在小说中，玛丽对童年的回忆也是以空间形式呈现的——“她只记得一个曝晒在烈日下的灰土飞扬的村庄，村后是一排茂盛的橡胶树，还有一个广场……留在她记忆中的就是灰尘和小鸡；灰尘和孩子；东逛西荡的土人；灰尘和店铺——老是店铺”（29-30）。她对店铺的记忆之所以如此深刻，一是因为店铺是她对自己英格兰人身份认同感的来源，二是因为这些店铺造成了她童年的苦难。

玛丽对英格兰人的身份认同感来源于这些店铺，她的父母都是南部非洲人，她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南非大地，但童年时期在店铺里看到卡车上载来母国的物品，以及家庭教育中对土人、希腊人、犹太人和印度人的歧视，使她对英格兰产生了认同感。另外，对于玛丽来说，店铺不仅是“父亲酗酒的地方，而且每到月底，就成了一个铁面无情、威风凛凛送账单来的地方”（29）。店铺送来账单，而账单意味着家庭的争吵和母亲对债主的哀求，这一切构成了她一心想逃离的童年的家。

婚后迪克执意要开店铺的决定引起了玛丽的强烈抗议，因为店铺的味道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对玛丽来说，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是一种预兆。一个警告——在她儿时就威吓着她的这种丑陋的店铺，竟会跟着她到了这儿，甚至跟到了她的家里来”（95）。可是她无法向迪克坦白这一切，“因为现在一想起迪克，她脑子里就联想起自己童年时代的灰暗和悲惨，那简直就好像同命运本身争辩一样”（96）。因此“店铺”这一空间意象将玛丽的过去与现在连结起来，将她童年的不幸与婚后的不幸连结起来，仿佛婚后的不幸是童年不幸的线性延伸，也让她深信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母亲所步入的深渊。而迪克在无意识之中，通过搭建店铺，将玛丽的童年从她的记忆里搬到现实中，此处不仅是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交叉，更是童年时的店铺这一空间与此时的店铺的空间交叉。时空的错乱加速了玛丽的奔溃，而特纳家的店铺不仅再现了玛丽痛苦的童年，还加深了她的苦难。此时，身处一段错误婚姻中的她，不再是一个旁观母亲哭闹的孩子，而是变成了生活悲剧最直观的感受者。

特纳家的店铺“活活葬送了玛丽”（98）。她身为一个英格兰人，却要站在柜台后“把黑人用的东西出卖给发臭的黑人”（96），这对她是一种侮辱；更甚者，她要直面黑人女性哺乳孩子时的“恶心”场面，在她看来，“这些妇女都是些奇形怪状的原始人，她们那些龌龊的欲念，她想也不忍去想“（97）。玛丽对于黑人女性哺乳的厌恶缘于她对英格兰女性身份认同的下意识追求，“有许多白种女人也像她一样，不愿自己哺乳，就用奶瓶来减轻自己的负担，所以她不乏同道，从来想不到自己有哺乳的一天”（97）。黑人女性的自然哺乳的动作与裸露的乳房被看成性欲的直观投射，而白人女人则极力回避这种欲望的外向显示。

在《文化地理学》中，迈克克朗提出“群体在构建自己的特性时，排除了他们所恐惧的事物，使它变得有吸引力，因为它是被禁止而无法得到的。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出恐惧与欲望的交织”（克朗，2000:79）。玛丽在黑人妇女的行为衣着中看到了赤裸裸的欲望，她越是恐惧，这欲望便越有吸引力，而在玛丽的观念里，性欲是龌龊的，是属于黑人的，所以在商店里，她下意识地压抑了既吸引她又让她感到恐惧的性欲，以保持自己白人女人的身份。

 此外，特纳家的房子是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空间，也是室内空间的典型代表，因为家庭住宅是人最亲密的空间（克朗，2000:36），而特纳家的房子则是属于玛丽的女性空间，玛丽与摩西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展开的。

摩西原本是特纳农场上的黑人劳工，后来被迪克调到家里当男佣，玛丽对摩西很忌讳，因为当年她替迪克掌管农场时，曾经鞭打过一个黑人，那就是摩西，玛丽不敢向迪克坦白这件事，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让迪克替换掉干活出色的摩西。因此摩西从室外到室内的位移，从一开始就对玛丽的生存空间构成了威胁，“她对待这个佣人不能像对待其他佣人一样，因为她脑子里老是驱除不掉那年她打了他以后、怕他反击的恐惧”（149）。玛丽对于摩西的恐惧，让她在房子这个属于她的空间中丧失了安全感。

偶然间窥视到摩西洗澡时的身体，是玛丽加速崩溃的开端。摩西高大的男性躯体让玛丽压抑的性欲被唤醒。“她记起了那罩满雪白皂沫的又黑又粗的脖子，那在水桶跟前弯着的健壮的背，这对她的感官实在是一种刺激”（151）。在观察过摩西的身体后，她“心慌意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动了”（152），并且不自觉地将摩西的身体与迪克的身体做对比。“她想起了夜晚和迪克的身体接触，迪克肌肉发达，但总显得很疲惫，她想到这点就觉得很讨厌”（153）。玛丽在摩西身上感受到了自己强烈的欲望，而这欲望让她感到无比恐惧，使她的精神高度紧张，因为摩西的身体“不仅是健康、具有性吸引力的男性身体，而且是一个被打上了种族歧视烙印的身体，它同时意味着肮脏、下贱、劣等”（胡勤，2012:124）。玛丽对摩西身体的渴望，是一个白人女性对一个黑人男性的渴望，但从更深层次来说，也是一个女性对一个男性的渴望，而“（殖民遭遇）扭曲了黑人和白人的精神状态，这种对精神状态的扭曲，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对感觉尤其对性欲感觉的扭曲，是种族隔离的结果（Hanley,1991）”。玛丽身为一名女性，在高大强壮的摩西身上看到了吸引她的男性气质，而这是她在自己的丈夫身上所看不到的。但是同时，她的殖民身份不允许她对黑人产生欲望，因此她作为个体与作为殖民者的身份便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但玛丽的崩溃不仅是她被唤醒的性欲与殖民身份之间的不相容，更重要的是她透过摩西所意识到的个人身份与殖民身份的强烈冲突。摩西与小说中其他的黑人劳工不同，他在教会里当过差，会思考战争和人类互相残杀的非正当性。摩西会用英语而不是土语和玛丽交谈，他关心玛丽的身体，还会在餐盘上放上鲜花来讨她开心。在摩西洗澡的那一幕中，当摩西知道玛丽在看他洗澡时，他不但没有回避，反而直视着玛丽的目光，这样的做法，“使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严格区分、主仆之间的严格区分，被一种涉及个人关系的东西破坏了；一个非洲白种人在偶然的情况下窥视到一个土人的眼神，看到那个土人身上也具有的人性特征（这是他们先入为主的成见最不愿意想到的），在他的仇恨感情中会生出一种愧疚，尽管他不承认，最终他会放下手中的鞭子”（152）。所以，玛丽在看到摩西洗澡后的种种异常行为，不仅是她性欲的表现，还是她对摩西身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认识与她观念中土人都是畜生的认识的碰撞。可以说，“当玛丽对于生活万般无奈一筹莫展的时候,摩西作为一个人,与玛丽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看做是基于人类共通情感上的联系”（李汀，2008）。在南非种族隔离状态下，这样的联系使玛丽感到很危险，她一方面坚守自己作为白人的优越感，另一方面认识到黑人也是与白人一样的个体并且对一个黑人男性的身体有着强烈的欲望，两种矛盾的思想使她产生精神错乱，在自己的空间中丧失主导权。尽管莱辛并没有赋予摩西过多的话语权，但是从玛丽的视角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所以当玛丽当着白人的面呵斥他离开时，他的心中燃起复仇的怒火，让玛丽死于刀下。可是当他完成复仇的行动后，却在树林中等待追捕，因此小说译者在译后记中写道“这一巨制使人感受到他内心经历着复杂的感情波动，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黑人形象”。

店铺和房子是小说中的室内空间，玛丽正是在这样有局限性的空间中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拥有的感情和欲望。在狭小的店铺中，她不得不直面穿着裸露的黑人女性，直面自己被压抑的性欲，从而对自己的认知造成巨大的冲击。在房子这一属于她的女性空间中，由于摩西的存在，她首先失去了安全感，又因为被摩西所吸引，并且看到摩西也是个独立个体而感到震惊，从而引起了自己个体身份与殖民身份的冲突，并且逐渐走向精神崩溃。

**四、结语**

在《野草在歌唱》中，作者通过丰富的空间叙述，描写了故事主要人物在性别与殖民困境中对自我身份建构的尝试和失败。

空间叙述为我们解读作品提供了新的角度，作家“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龙迪勇，2014）。通过对不同空间内人物行为与心理的描写，小说激发了读者对殖民和性别的思考，揭露了种族隔离的罪恶，揭示了这种错误的世界观影响下个体健全身份的丧失与个人悲剧的不可避免。

**参 考 文 献**

[1] Lynne, Hanley.*Writing Across the Color Bar*.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Vol. 32, 1991: 495-506.

[2] *Stephen Grey and Doris Lessing. An Interview with Doris Lessing*. [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17, No. 3, Special Focus on Southern Africa 1986: 329-340.

[3]克朗著.杨淑华 宋慧敏译. 2000.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4]李丹玲.2012.性别与空间-《野草在歌唱》的女性主义地理学解读[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96-105.

[5]龙迪勇.2014.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卢婧.2008.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多莉丝·莱辛研究述评[J].当代外国文学(4)

[7]李汀.2008.困境的背后：混乱与分裂——多莉丝·莱辛的《野草在歌唱》解读[J].海外文坛(2)

[8]莱辛著.一蕾译.1999.野草在歌唱[M].南京：译林出版社

[9]王晓丹.2012.空间、身份与命运-《大瀑布》的空间叙述特征与主题[J].外语与外语教学(2).

**Abstract**

 In her work *The Grass is Singing*, English writer Doris Lessing created several spaces and discussed colonization and gender issues around them. The city is a free space where Mary tries to live independently. However, lacking self -knowledge, she blindly pursues the acknowledgment of others and decides to get married. Such reckless decision not only leads to her failure of identifying herself as a city woman, but also results in her life-long unhappiness. The Turner’s farm is a masculine space where Dick tries to make a career but never succeed because of his inability. On the contrary, Mary’s capacity of running a farm is demonstrated in this space. Nevertheless, she chooses to withdraw from this masculine place and eventually becomes the victim of rigid gender stereotype. The house and the store are two indoor spaces where Mary confronts her oppressed sexual desire from the native black women and from Moses. In the house, she also realizes that Moses is an independent individual, which leads to the clash of her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her colonial identity and accelerates her disintegration.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space narrative of the novel and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different space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s’ identity building crisis in these spaces.

**Key Words:** *the grass is singing*; space narrative; identity building